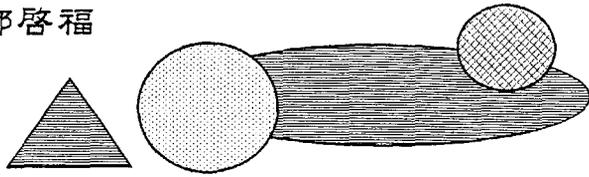


梅竹一家，交大必勝

■ 鄧啓福



十七年前，我回交大任教半年後，有一天在實驗館辦公室內聽到——如雷般的吼聲，嚇了一跳，問同室的陳英亮教授，原來是梅竹賽操兵。從那時候，我全家也進入了梅竹賽的熱潮。十七年來親身體驗許多次梅竹賽趣事，可記之處甚多，先舉一例，以充篇幅。

有一年，與當時的郭南宏校長並坐在現市體育場觀看二校足球大賽，只見球高來高去，球員奔跑如飛。交大其時已失了一球，突然有一個球被判角球，我們兩人不約而同認為不公，大叫教練應抗議，也可藉以鼓勵士氣。但是教練坐著不動，一無反應，郭校長自司令台上一躍而下，進入場中。當時我深深感到，這場比賽，是二流的球技卻是一流的觀眾。回憶在美密契根大學就讀時，每年到了球季，全校沸騰，這種情緒，再現于台灣的一個小城（當時新竹比現在小很多）。美國中西部十大（Big Ten）的畢業生彼此見面，一談起這些大比賽，立場雖異，感情上卻很快的就融洽在一起。我過去十年常赴歐美公幹，見到許多清華與交大的校友，從梅竹賽談起，雖有爭議，但事務上卻辦得分外的融洽。真是做到了梅竹賽時，盡力求勝，梅竹賽後，如兄如弟。一年一度梅竹賽又來

臨了，籌委會的同學向我邀稿，也要我表示一點我的看法。首先我的反應是前面的一段故事。其次我覺得梅竹賽已是「新竹文化」的一部分，像牛津與劍橋的划船比速、哈佛與麻省理工、哈佛與Yale間競技等是美國，美東文化的一部分。其實我們身處在這段時期中，我們也是整體文化、歷史發展的一片段，一部輝煌歷史大書，就是這許多歷史片段組成的。今日參與籌劃，比賽的選手感情上的參與者——觀眾都是這歷史片段的一份子。因此，我祝賀大家有此良機，共同把屬於我們的這一段歷史寫得充實輝煌。梅竹賽後，種種跡象看來，交大、清大二校確能做到如兄如弟。我們二校交互選課，多達近二千人。二校同學合作辦過不少的活動。老師們研究雖有競爭，但合作多於競爭。賽後如兄如弟，並不代表賽時不盡力求勝，是競賽一定要求勝，勝在競賽場上，勝在實力的表現。如果不全力求勝，第一是看不起自己，第二是看不起對方。西點軍校校訓第一條是榮譽，梅竹賽是培養二校師生榮譽感的工具。因此，我預祝交大勝利，光榮勝利，勝在競賽場上。我也以此勉勵我們的對手。